



# 創業史

CHUANG YE SHI

之四

山里山外

首版于1961——1963年,獲第一屆全國連環畫評獎繪畫2等獎

# 創業史



(四) 山裏山外

原著：柳 青

改編：陳鐵英

繪畫：板 喬（張 卓）

圖書掃描：PCnow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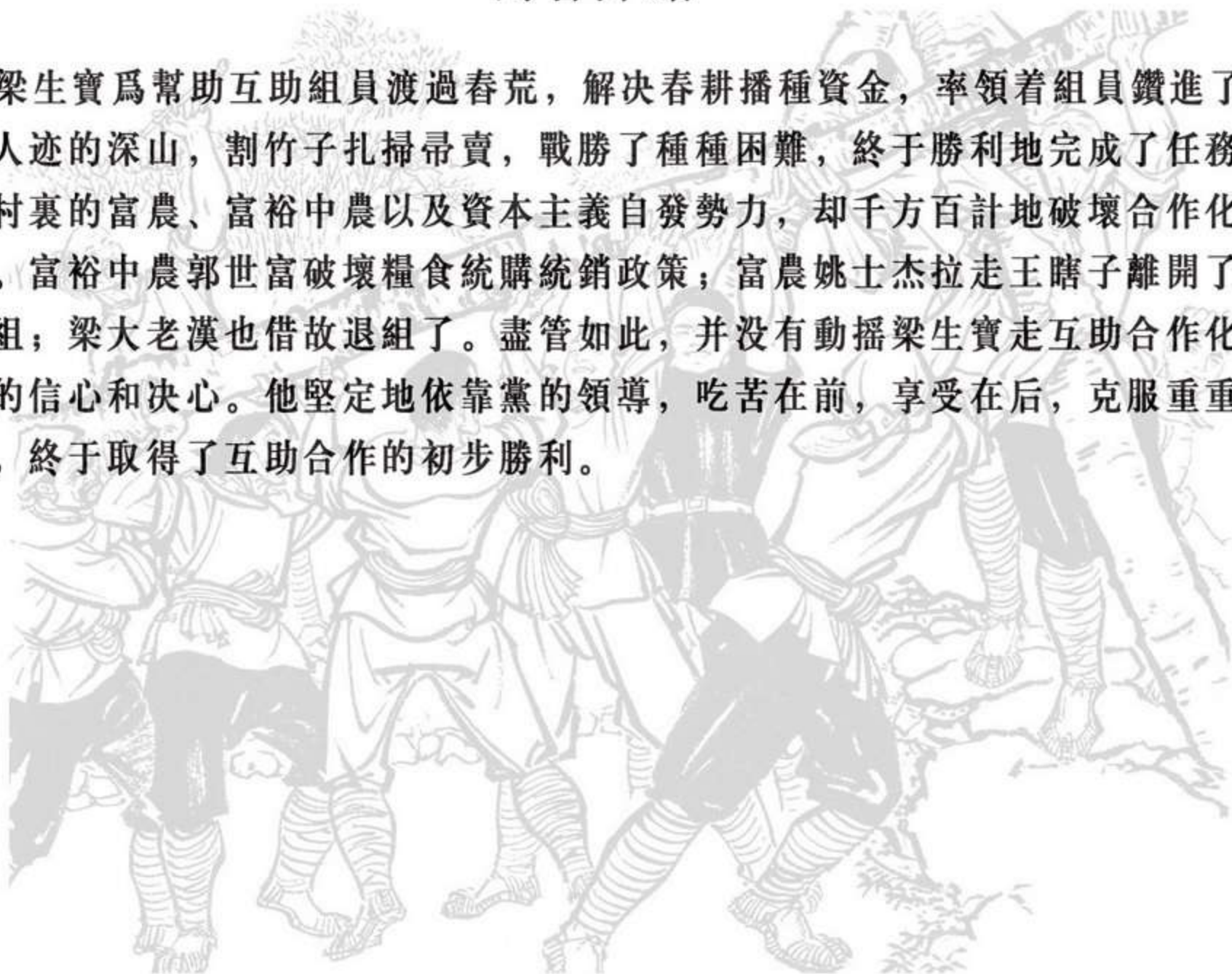
修圖制作：書 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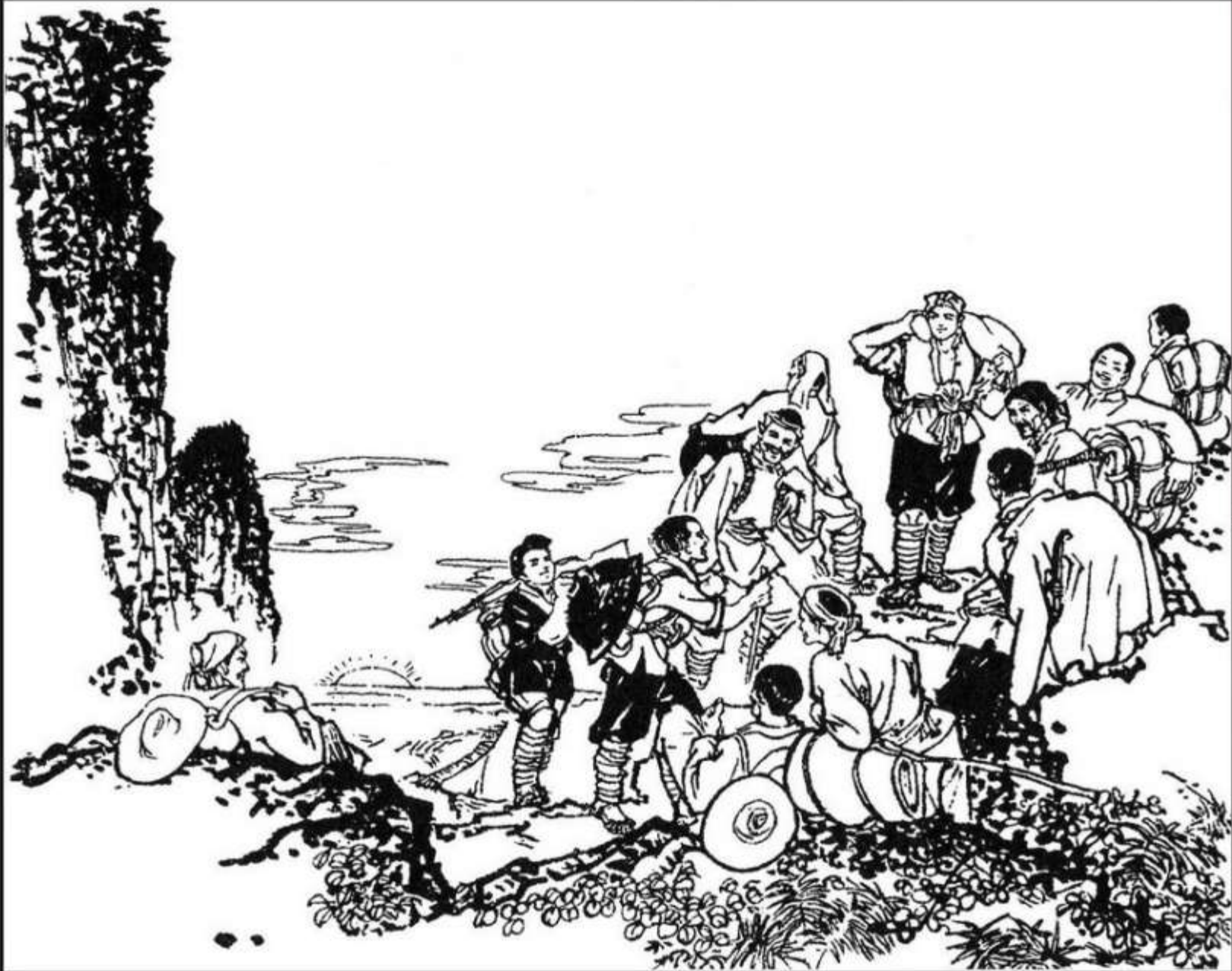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## 內容介紹

梁生寶為幫助互助組員渡過春荒，解決春耕播種資金，率領着組員鑽進了罕無人迹的深山，割竹子扎掃帚賣，戰勝了種種困難，終於勝利地完成了任務。而村裏的富農、富裕中農以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，却千方百計地破壞合作化道路。富裕中農郭世富破壞糧食統購統銷政策；富農姚士杰拉走王瞎子離開了互助組；梁大老漢也借故退組了。盡管如此，並沒有動搖梁生寶走互助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和決心。他堅定地依靠黨的領導，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後，克服重重困難，終於取得了互助合作的初步勝利。





生寶的拉掃帚隊鷄叫起身，天亮時進了湯河口，鑽到兩邊是懸崖峭壁的峽穀裏頭，過了七百二十四回湯河和兩回鐵索橋，經過虎穴口和號稱四十裏的龍窩洞，攀登上了老爺嶺，終於到達了目的地——苦菜灘。





他們一行十六人，在南碾盤溝的一家茅棚店裏歇了一宿。他們要到竹子多的地方，搭自己的茅棚去。有萬背着行李，掂着步槍喊叫：『大伙兒站齊啦，立正！』大家都嘻嘻地笑了。



南碾盤溝三家茅棚店裏所歇的進山人，都出來了，看解放后的新鮮事兒：進山也編成隊進啦。人們用羨慕的眼光望着，欽佩地評論着。





中共預備黨員梁生寶，聽了這些議論后心想：看起來，那些人相當重視共產黨的領導，組織貧農進山，歸功于區委書記對互助組的整頓。





當天中午時分，他們終於選好了駐地，壘起石牆，盤好鍋竈。生寶堅持用樹干和杜梨枝，綁個大床架，準備鋪上茅草。他怕日子長了，大家睡在潮濕地上，會生病的，怎能按期完成計劃呢？



你一槍打不倒  
它，它要撲你！咱  
們要採取互不侵犯  
政策哩。



在左近的密林裏，老虎、豹子、狗熊和野豬，透過灌木枝干的縫隙，注視着這幫『不速之客』的活動。有萬抄起步槍要去打，却被任老四拉住了。





隨後，大家向生寶建議：槍，只有被野獸侵犯自衛時才能用。生寶欣然同意。生寶看見大伙自覺的集體觀念，幫助領導人的主動精神，他心裏滿意極了，對這幫人的力量充滿了信心。





吃畢干糧，大家分成兩幫干活兒。梁生寶作為一個普通的勞動成員，任老四指揮他，馮有義也指揮他。叫他把成捆的葛條拉扯開，送到人們需要的地方去。生寶很聽話地做這個活兒。





生寶見大伙兒這種親密無間、樂樂和和的情緒，他非常振奮。他想大家爲啥這麼團結，誰不想擺脫貧窮，盡快地過上富裕的日子呢，共同的願望才使得大家心往一處想，勁兒往一處使哩。





生寶把葛條理順遞給馮有義時，興奮地對自己說：『你可要堅決依靠貧雇農哩！』馮有義聽了，笑着說：『咱這頭目人，手裏做着活兒，腦子還想着大伙哩！』所有搭茅棚的人，從心裏滿意生寶。



當天晚上，生寶主持開了個會。他們做出了具體的計劃和分工，還讓有砍竹子經驗的人，介紹些技術和應注意的事項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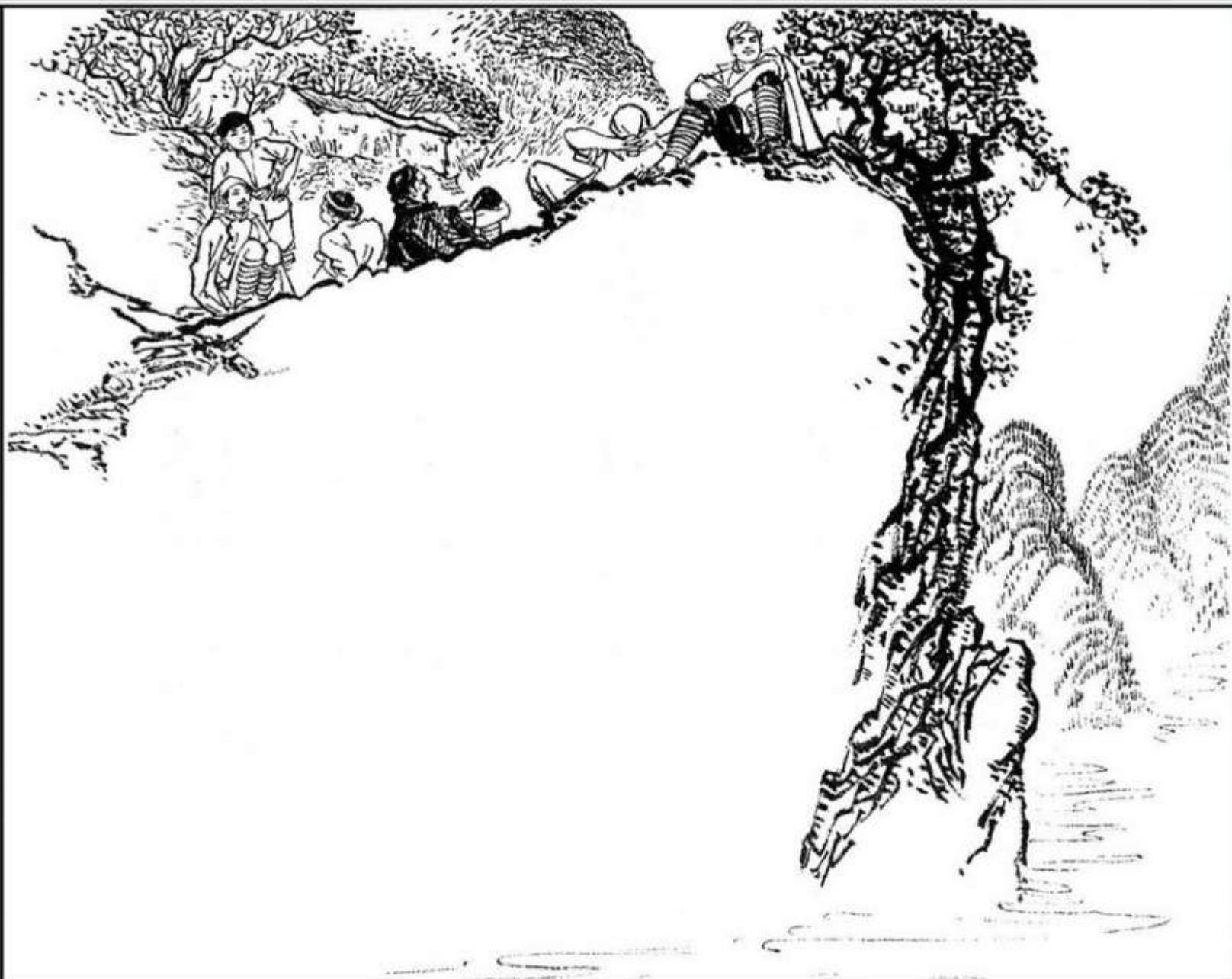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早飯后，把任老四留在茅棚處看守，做飯和做縛掃帚的準備。其余一行十五人帶上彎鐮和麻繩爬坡上嶺了。負這番責任的生寶，一再提醒着大伙兒要注意安全。





三天以后，他們往南碾盤溝送去第一批掃帚。店主人告訴他們：全黃堡區三三兩兩結伴進山的貧雇農，都羨慕他們這種做法——扎住營盤，死熬死戰。大伙兒聽了，都非常高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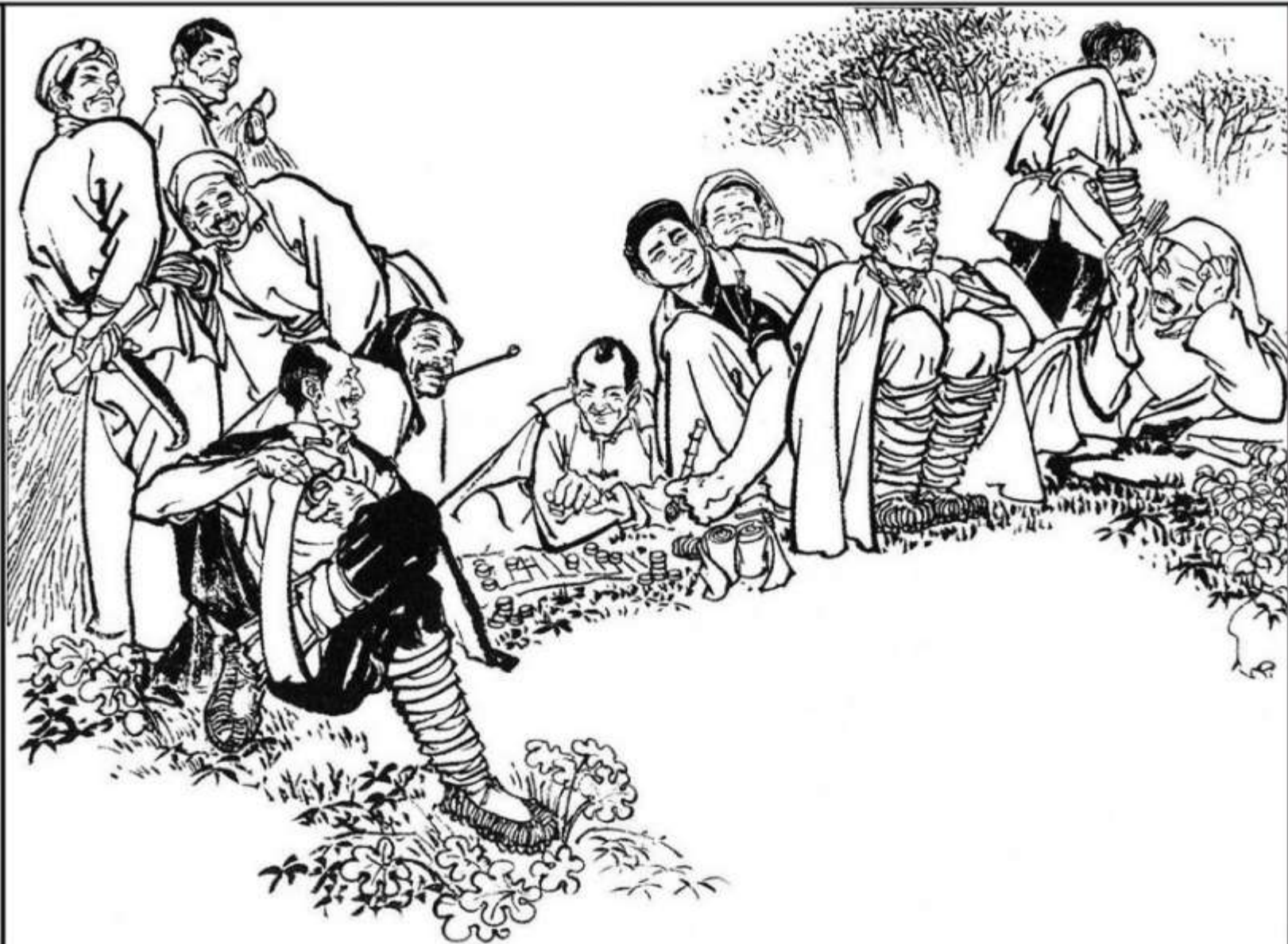


生寶更是高興：有這麼多人羨慕和稱贊，這表示基本群眾多么樂意走黨指引的方向呀！他又雄心勃勃起來：他的互助組豐收計劃成功了，互助組就能擴大，就能學寶堡區大王村的辦法，成立聯組哩。



生寶很欣賞有萬，和誰都能說笑打鬧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他對有萬說：『我看時間長了，人們容易想家，也容易鬧病哩。我捎信叫增福帶一盤象棋來。』有萬說他想得很周到。





有一天飯后休息的時候，拴拴望着樺樹林發呆，有萬趁機逗他說：『想素芳了吧？是不是，坦白。』拴拴不好意思地憨笑。除任老四一人以外，大伙兒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




生寶正在檢查竹子質量，不知道大伙兒笑什麼。他想：『有萬能逗大伙兒樂很好，山裏太寂寞了。』他也曾建議任老四給大伙兒說說《三國演義》，活躍活躍氣氛。





但是生寶自己呢，白天和大伙兒一樣爬嶺，夜裏十五個漢子都睡得鼾聲大作，他心裏却在惦記着歡喜下秧的事兒，農技員來了沒有？歡喜和生祿的關係如何？





這一天后半晌，每人從嶺上割下一大捆竹楣。生寶忽聽得前面『哎哟』一聲，只見拴拴被一棵松樹枝挂住了破棉襖，笨重的身體在半空晃悠着。生寶連忙丟下竹楣，向拴拴跑去。





當生寶正跑的時候，又聽見『咚』的一聲，拴拴已經倒在地上。拴拴痛得喊叫着。生寶跑到跟前一看，天呀！一股鮮血從裹纏和麻鞋上涌出來。



生寶急忙從棉襖口袋裏取出來時帶的救急包，給拴拴擦傷上藥。心裏想：皮肉外傷總比筋骨內傷好得快一些。他安慰着拴拴說：『不要緊的，幾天就會好的。』可是拴拴哭得還是很厲害。





這時，先走的人不見他倆跟上，全返回來了。由于山坡地勢的限制，人們到不了跟前，都站在灌木叢坡上，探視着。生寶和大伙兒商議，他背拴拴下坡。



生寶背着拴拴下坡的時候，他腦子裏出現了瞎老漢的頑固模樣。他想象中，瞎老漢准說：『叫你再跟生寶跑吧！』瞎老漢太奸了。要光是拴拴，就是纍死他，也甘心情願的！





生寶成立互助組時，就不打算吸收王瞎子。王書記說：『你不收王瞎子，讓誰去領導他，難道叫姚士杰領導嗎？』在這荒山上，王書記的話又響在耳邊。



生寶把拴拴背回茅棚，拴拴哼哼着說，怕因為受傷耽誤了割竹子，少掙錢，挨瞎爹的罵。生寶安慰他說：『拴叔！你養傷的這些天，我割的算你的！』馮有義感動得直瞪起眼睛望着生寶。





生寶每天晚上照顧拴拴吃青霉素片，燒開水喝安慰他，分散他的注意力，減輕他疼痛的感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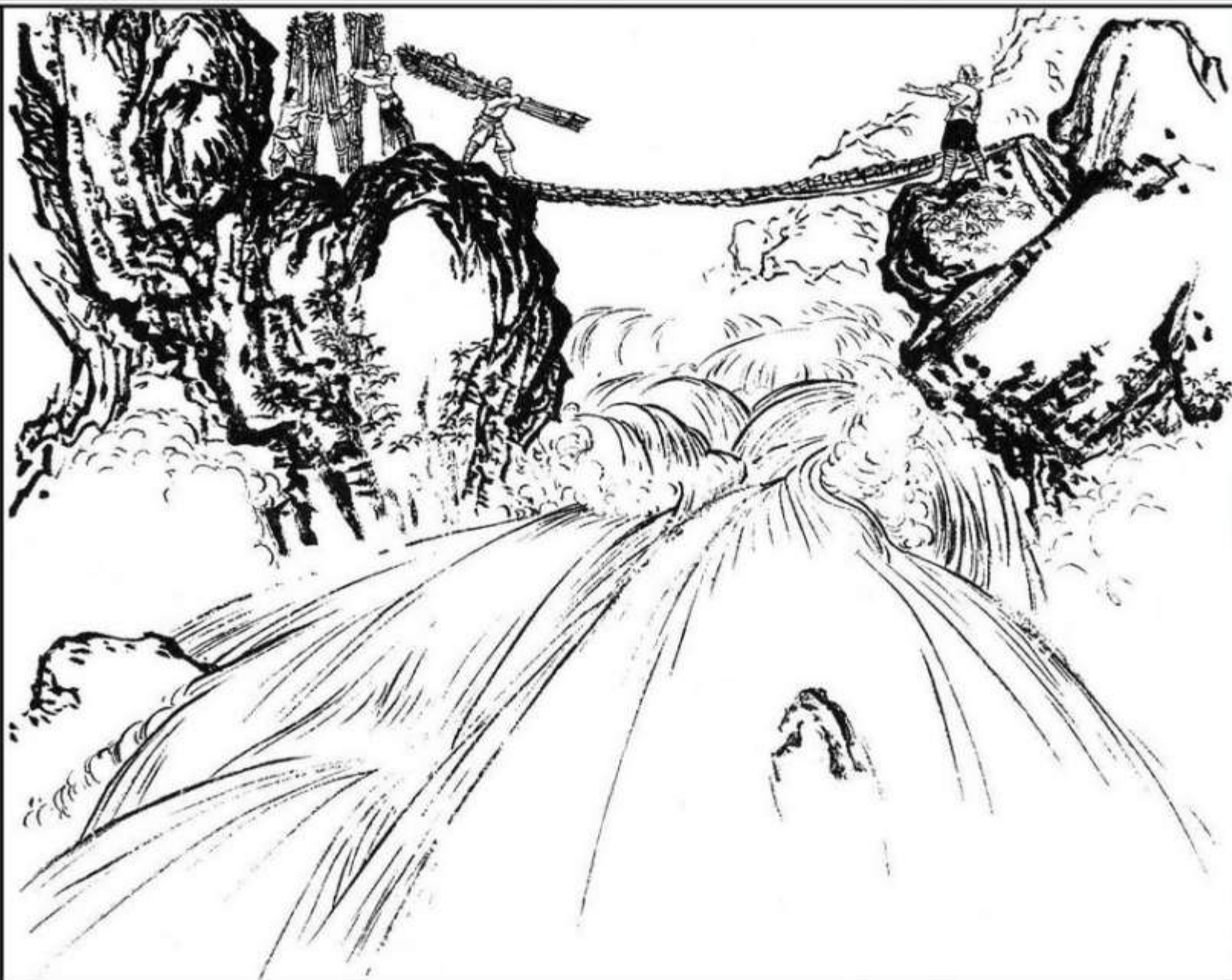


生寶的割掃帚隊生產逐漸上了軌道，高增福的掬掃帚隊也由十五人擴大到二十五人了。但掬掃帚的人很不固定，有人這回去了，下一回不去；還有些人爭着要去。高增福一心要把所割的掃帚全都及時運出來。





解放后，共產黨分給高增福土地，貸給他耕畜貸款，世界上還有比共產黨對他更好的嗎？現在他雖然暫時變成沒有組員的互助組長，可是世界上只給他留下一條路——跟共產黨走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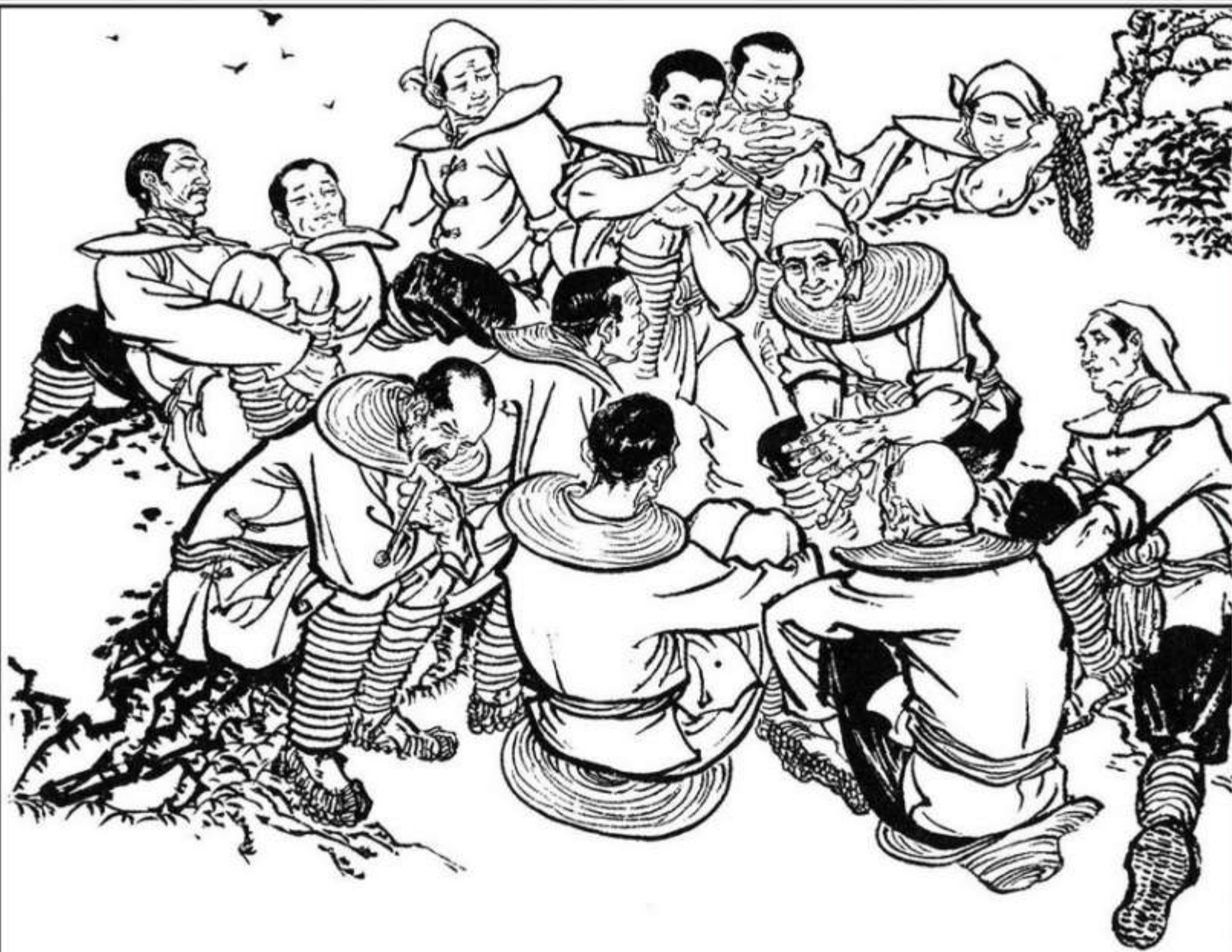
高增福細心地照顧揸掃帚的成員。他希望能把梁生寶委托的事務辦好，不出什麼差錯，善始善終。這個沒有放棄過『入黨』準備的高增福，他開始有意識地鍛煉自己的組織能力了。





搶掃帚隊進山的時候，湊到一塊兒在茅棚店裏做飯吃。大伙兒走累了，都躺在熱炕上休息。高增福獨獨地當大伙兒的女人，給大伙兒做飯吃。大伙兒于心不安，搶着燒水做飯，他堅決不允許。





吃過飯，高增福就又變成政治活動家，他向大伙兒宣傳互助合作的政策，講解這條道路的光明和偉大。他有本錢宣傳這些道理，因為去年他以黨外積極分子身份，聽過王書記的社會發展史報告。





第四回進山時，高增福的情緒高極了，因為生寶掃帚隊的產品積壓起來了。割掃帚隊的技術越來越精了，動作越來越熟練，茅棚店主人告訴他：連拴拴一天都能割十八把哩。





夜裏，人們都休息以後，高增福按捺不住自己的興奮。他拉李鐵蛋去喝酒了。喝過三樽西鳳酒以後，高增福有些醉意了。





開了酒錢，在回去的路上，高增福的步態剛健，他帶着要建立豐功偉績的氣概，向黑暗中已經拔了三節的冬小麥宣布：『等咱才娃長大了看吧！到那時，看咱中國啥社會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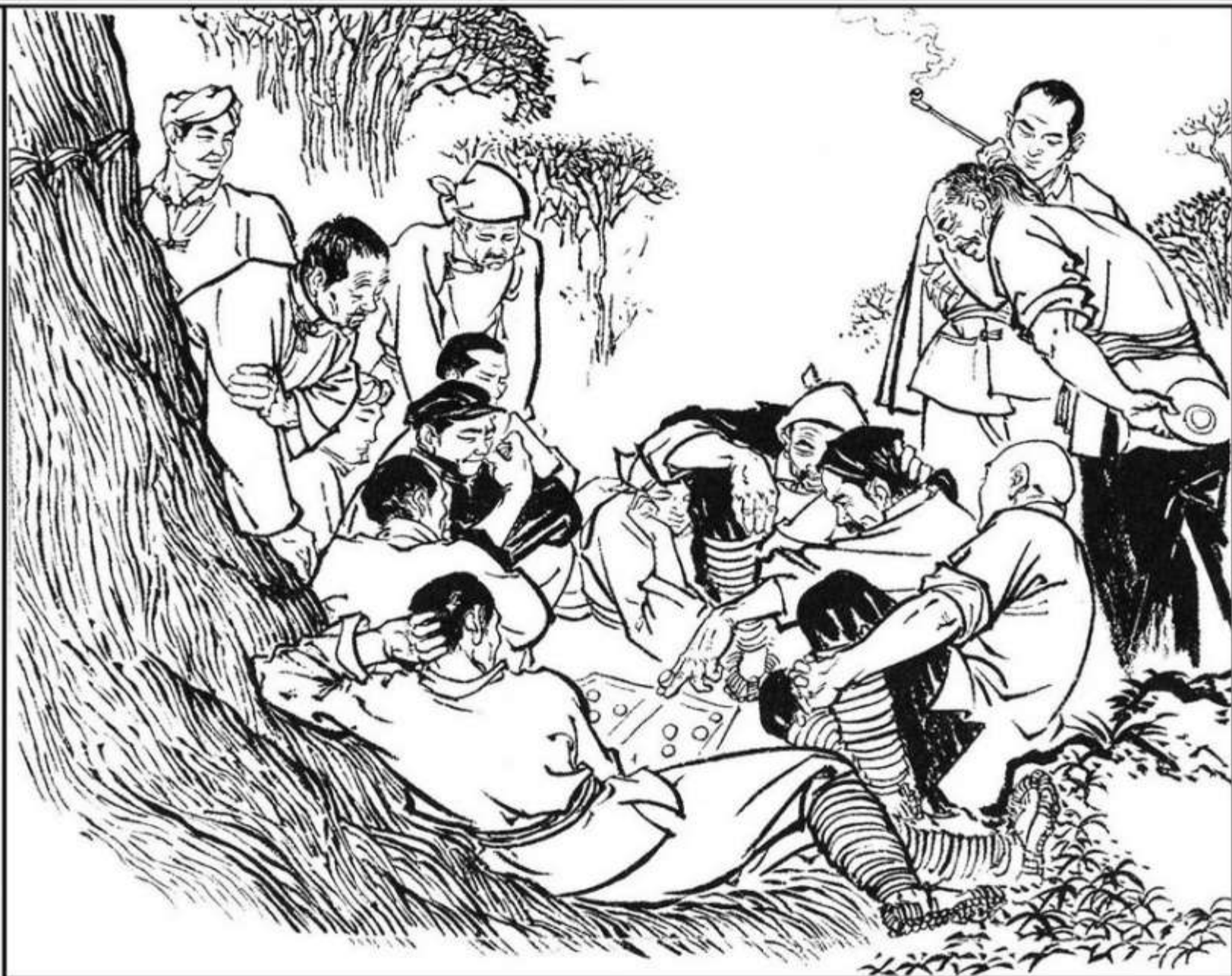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清早，高增福揹掃帚隊在湯河口聚齊了。高增福聽到由蛤蟆灘方面傳來的令人喪氣的消息。他想：『拴拴媳婦素芳進四合院去干活兒，這是姚士杰在打擊梁生寶的互助組哩！』





次日晌午，在南碾盤溝高增福領着大伙兒一塊兒綁掃帚。他對鐵蛋說：『你到湯河口負責交一下掃帚吧！』李鐵蛋問：『你去哪兒？』高增福說要去找生寶。





這時，梁生寶的拉掃帚隊從嶺上回到枯草坪上，吃過任老四做的小米稠飯以後，照例要戰上三盤象棋，大伙兒才有心思削竹子和點火熏竹子呢。





高增福突然上山來了，大家紛紛打聽家鄉的消息：莊稼長得怎樣？稻秧冒尖了嗎？糧價漲了沒？生寶問農技員來了嗎？馮有萬問他的牛下犢沒？他都一一地做了回答。





笨重的拴拴拄着椴木棍，一拐一拐地由茅棚拐出來。高增福見到拴拴，就想到素芳進了四合院，臉上煞白，眼窩濕潤了。大伙兒還以為他見拴拴帶傷難過哩。





高增福問生寶：『我聽說拴拴一天能拉十八把掃帚呢！』生寶笑着說：『怕音信傳到山外他爹着急，是我放的空氣。』增福明白了，就對拴拴告訴了他家的情况，想讓這老實人放心。





大伙兒都高興極了。開始削竹子點火，任老四要另給做飯，高增福說他在南碾盤溝吃過了。高增福心事重重地對生寶說：『你來，我問你個話。』生寶放下削鐮，跟高增福走了。





兩個想掌握蛤蟆灘命運的莊稼人，踩着枯草地，拐了彎以後，在茅棚那裏看不見的杜梨林裏，蹲了下來。高增福把素芳進了四合院的消息，告訴了生寶。





生寶抬起頭來，心情沉重地眯起眼睛。他對高增福說：『難怪瞎鬼，在他，有個習慣問題：巴結有錢的，害怕掌權的，瞧不起窮莊稼人，這是他的習慣……』





高增福恨恨地說：『啊噓！姚士杰可殺呀！』但生寶反轉來勸他說：『姚士杰是不服政策的富農，他不做壞事，誰做去？他滿意咱，才是怪事哩！』高增福看生寶堅定的情緒，寬心了。





高增福和生寶伙蓋一床被子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他就回南碾盤溝了。往常他扛十六把掃帚，今天只扛十把，他是要當天趕到湯河口去。他惦記往供銷社交掃帚的事啊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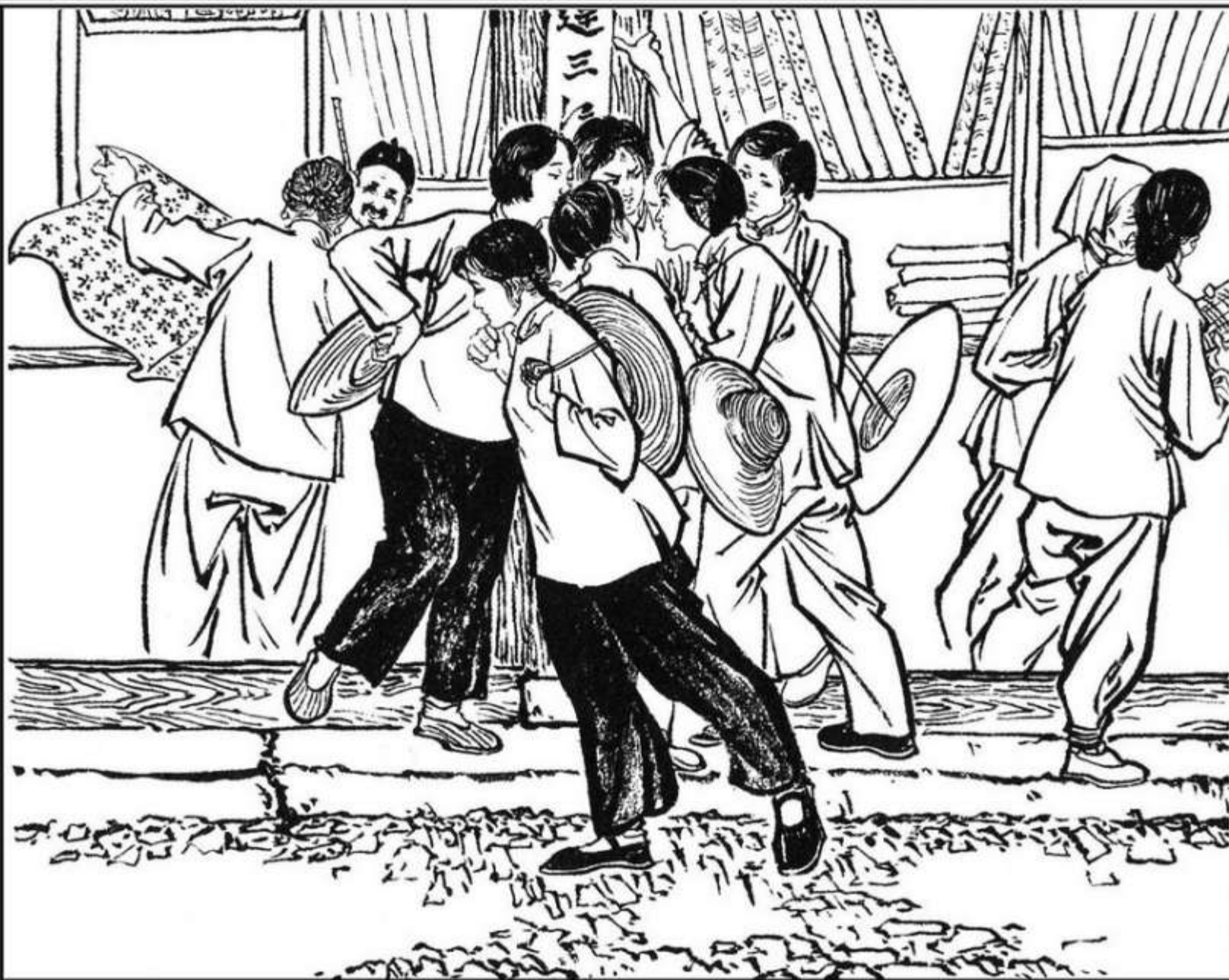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生寶進山的第十天，徐改霞懷着對祖國工業化的向往，對自己未來生活充滿憧憬，高高興興到隴海綫上的縣城報考國棉三廠來了。





她以一種必當工人的豪邁步伐，興衝衝地踏進了縣城南門。她立刻被滿街滿巷走來走去的姑娘們淹沒了。誰也說不清報考的人到底有多少。





一家布店門前，有幾個閨女在喊喊喳喳低語着。改霞湊近前，只聽她們說：分配給渭源縣的名額只有二百八十個女工，報名的突破三千了。改霞一聽泄了氣，吁了一口長氣，向北街走去。





她來到一家照相館門前，站下來考慮：郭振山不止一次地向她說，黨團員和群眾找工作是有區別的。在這樣多想進工廠的姑娘裏頭，她一下覺察出這種想法不對頭！她入團的動機，是爲了比群眾占便宜嗎？





她開始懷疑了：考工廠的人這樣不正常的擁擠，是好現象嗎？是進步的表現嗎？她腦子裏有許多問號。後悔沒先和盧支書談一談！不過她還是帶着區公所的介紹信，到勞動科報了名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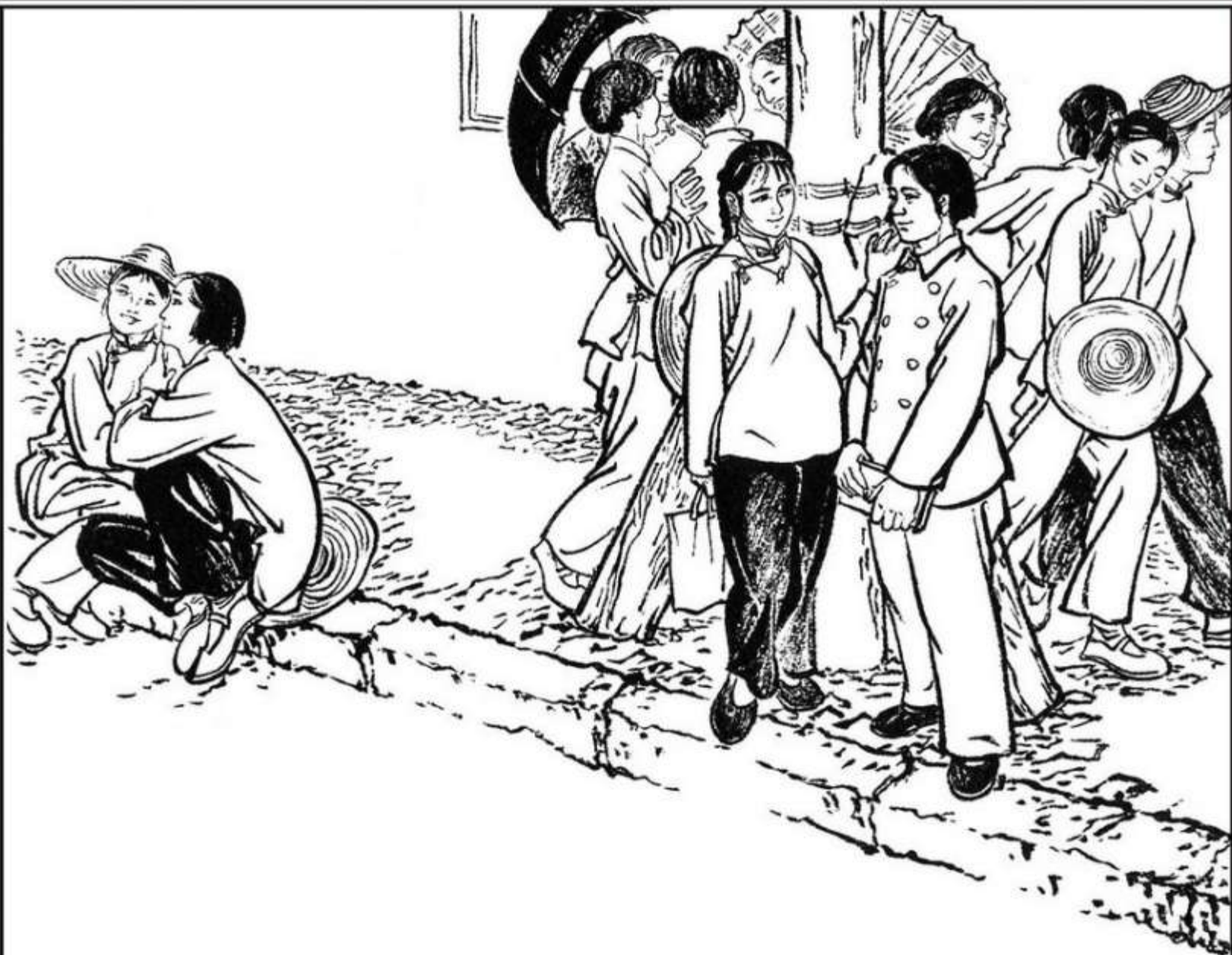
出了勞動科大門，改霞被叫住了。抬頭一望，原來是青年團縣委的王亞梅同志。她說：『你倒有計劃，解除了婚約，到西安去當工人呀！』改霞說：『我喜願參加祖國建設……』





王亞梅問完蛤蟆灘的一般情況以後，極力贊賞梁生寶正月裏在互助組長代表會上的豪邁氣概，又問：生寶互助組搞得怎麼樣？改霞回答：『他領互助組在山裏頭拉掃帚呢！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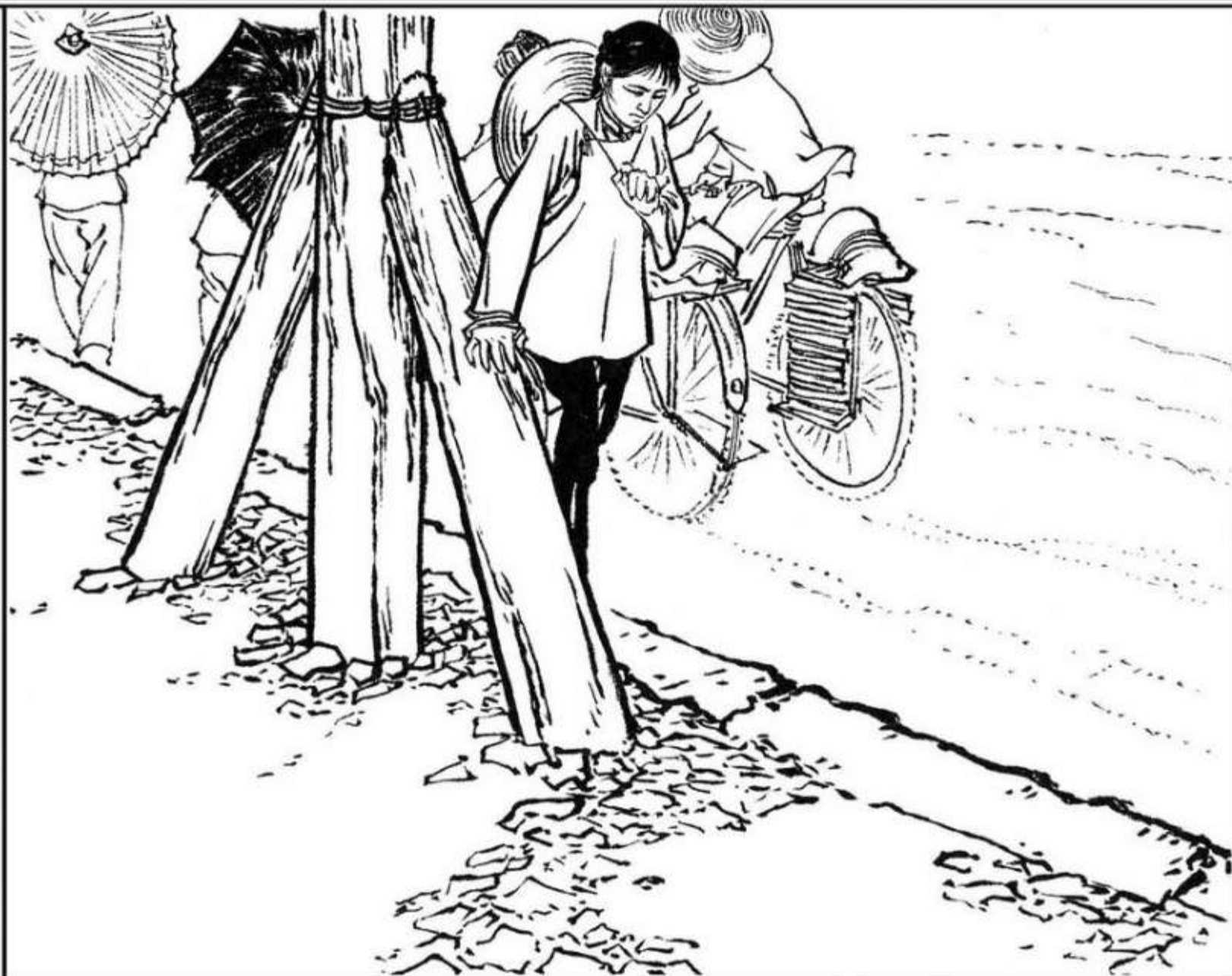
改霞問：『今年報考工廠的人爲啥這麼多？』王亞梅解釋說：『工業建設需要人是事實，但多數姑娘是不安心農村生活。國家有指示哩，讓農村青年不要盲目流入城市，但招工告示已出，來不及做工作了。』





改霞聽了，臉紅了：這回怎么混入不進步的群眾裏頭了。王亞梅以爲她怕考不上而着急呢。就勸道：『甬難受哩！這次縣委決定招收團員和一般青年有比例呢。』





改霞和王亞梅分手以后，真想找個無人處哭一場。她開始認識郭振山是個庸俗的人，一春天就動員她考工廠，說爲了工業化，團員應該響應號召！可黨和政府委托他搞互助組，生產渡荒，他却不熱心了。





第二天改霞由關村走到家，渾身沒有二兩勁了。她一聲不響地溜進了柿樹院。媽媽在菜地裏望着她，叫她，她也不答應。進到草棚屋，就咚地一聲躺在炕上了。





她心裏生着媽媽的氣哩：『盡是你不喜歡生寶害的。』想到這裏，感覺到很冤。媽安慰她：『這回沒考上，二回再考……』改霞猛地坐起來說：『這回我也沒考，叫你和郭主任再煽！』





代表主任聽得改霞回來，就進了柿樹院，高興地問：『改霞回來啦？』就往屋裏闖，却被改霞媽擋住說：『她沒考工廠，就回來啦！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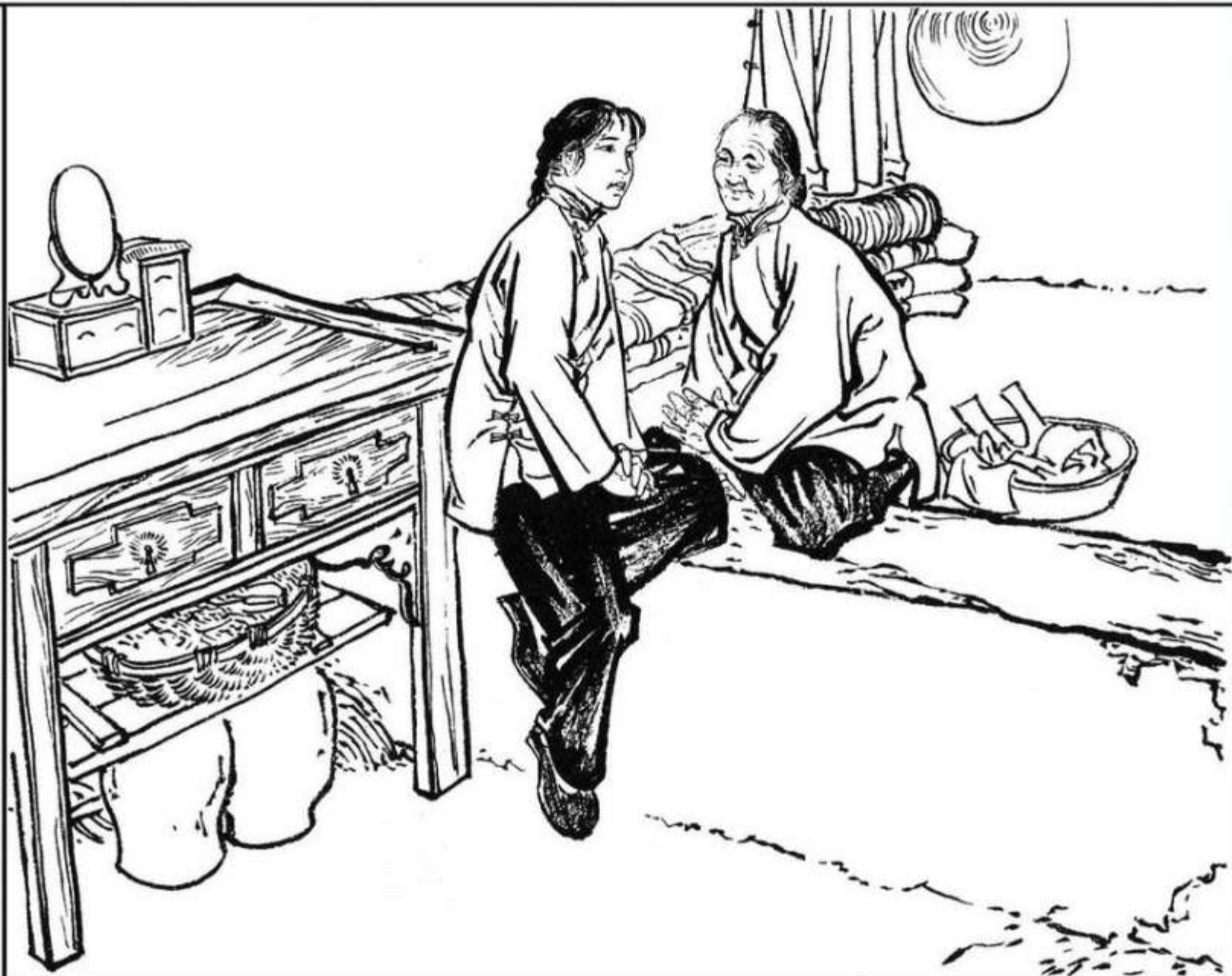
這真出乎代表主任的意料之外，事情的發展竟違反了他的估計，這還了得。他用當家人的口氣命令：『叫她醒來，我批評她幾句。』她媽只說等她羊脾氣過去再說。他無可奈何地吧啞着嘴走了。





第二天早晨，改霞找秀蘭去了。她要向秀蘭解釋她不考工廠的緣由，表明她對生寶的真情實愛。她衝着秀蘭母女睡覺的后窗戶喊：『秀蘭！秀蘭！』秀蘭媽在屋裏答應着。





秀蘭媽告訴她：『秀蘭婆婆的病是心病。一來是想兒子，二來是楊明山臉上留下傷疤，怕秀蘭退婚。索性秀蘭連團的關係也轉到北楊村，到北楊村上學去了！』改霞聽了，心裏湧起說不出的一股滋味來。



改霞想：秀蘭你是塊真金子！有頑固而耿直的爹，慈愛而賢良的媽，大膽而細心的哥哥！無形中使你變得更高尚、更純潔。她欣喜自己沒考工廠做對了。今后她要用自己的腦子思考事了。





再說富裕中農世富老大，正在地上劃道道計算，他要趕糧價漲時賣出一些糧食。他是個鬼精細人，賤買貴賣、算好花銷，是他的發家生財之道哩！





農曆三月十八傍晚，世富老大在老二幫助下，把要賣的糧灌進口袋。老大把口袋拿到存好麥的木櫃前。老二不解地問：『哥！賣好麥嗎？』世富說：『你甭管，我知道怎麼辦哩。』





灌了一鬥好麥子，又把口袋提到裝次麥的木櫃前。老二才恍然明白了。每次都是這樣辦的呀。他們在一條口袋底上灌了好麥。另幾條口袋，只在口上灌了一鬥好麥，其余全灌次麥哩。



轉天早起，郭世富趕車把麥子拉到了黃堡街上。往年，郭世富在春荒時節決不賣麥子的。窮莊稼人只買青稞和玉米充饑的。今年他要和梁生寶互助組較量，資本要大，玉米和青稞價小，不解渴哩。





郭世富賣麥子的第二個原因：他活了五十多歲，沒見過春季麥子這樣快過。今年是糧食都快，大米和麥子特快。不光世富一人，所有富農和富裕中農，都驚呆了。

支持了工人對莊稼人有利，糧價貴了，莊稼人買工業品也要貴的……



他細心觀察的結果，原來糧商和國營糧食公司搶生意哩。糧食公司的營業員，不嫌日頭烤人，滿頭大汗地宣傳哩。郭世富心裏想：你共產黨做買賣可外行哩，怎和開大會一樣哩。





世富老大從門行裏借來一個筐籬。把底上裝一鬥好麥的那口袋麥，倒進筐籬裏，正好次麥倒在下面，好麥倒在上面。買主看貨，一把撈到底，也挖不出次麥來。





早飯后，人們來趕集了。郭世富把攤子托給旁邊的人看住，他就到全糧市數了一遍口袋和筐籬的數目，估計上市在一百石以上。他心想：『好家伙，都搶這幾集的行市哩！』





一開市，購銷站的站長拿着話筒講話了：他要求糧商不要抬高糧價，要按國家牌價。要記住『五反』的教訓，不要在清除『五毒』后，再來個『六毒』。隨着又向牙家講了話，要他們做新社會有公民道德的牙家。



郭世富聽完以後，心裏很生氣：『啥世事？貿易自由！啥自由！』他看見所有糶糧食的，聽畢站長的話都臉色陰暗了，臉蛋子掉下來了。他們都和他一個心思。





有一個中年糧商，在郭世富的筐籬前面蹲了下來。他撈起一把麥粒，低頭察看。郭世富和氣地說：『啥成色，真個粒大顆圓！』糧客使勁把手插進筐籬底上，又撈出一把，又察看着。



糧客又看了立着的三口袋麥，口上裝的全是好麥。他要議價了。郭世富很愉快地把一只手伸給旁邊的牙家。牙家欣然摘下涼帽，蓋在兩人的手上頭，郭世富一捏又一捏：『這！這！』





牙家很熟練地掌握了買賣雙方，使世富老大讓了三次價，使糧客添了三次價，最后差額，他當中一劈，買賣成交了。暫時，除了這三個人，全世界都不知道郭世富二石麥子，到底賣了多少錢。





在糧食過門的時候，糧客捉住牙家手腕，說：『甬排門哩，混雜麥不能賣一色貨價。』糧客把粒小、顆長、發暗、體輕的一把麥，抓給世富看。





糧客低頭嗅一嗅，味兒是沒有，反正不是自己吃，許多麥攪在一起，進面粉廠就面目全非了。他對牙家說：『排門！』又對世富說：『我現在認識你了，老大爺，我得向你學習哩。』



郭世富把四條空口袋存在仁義堂中藥店，喝了些濃貢尖茶水，捏着口袋裏的錢，上供銷社交訂購化肥款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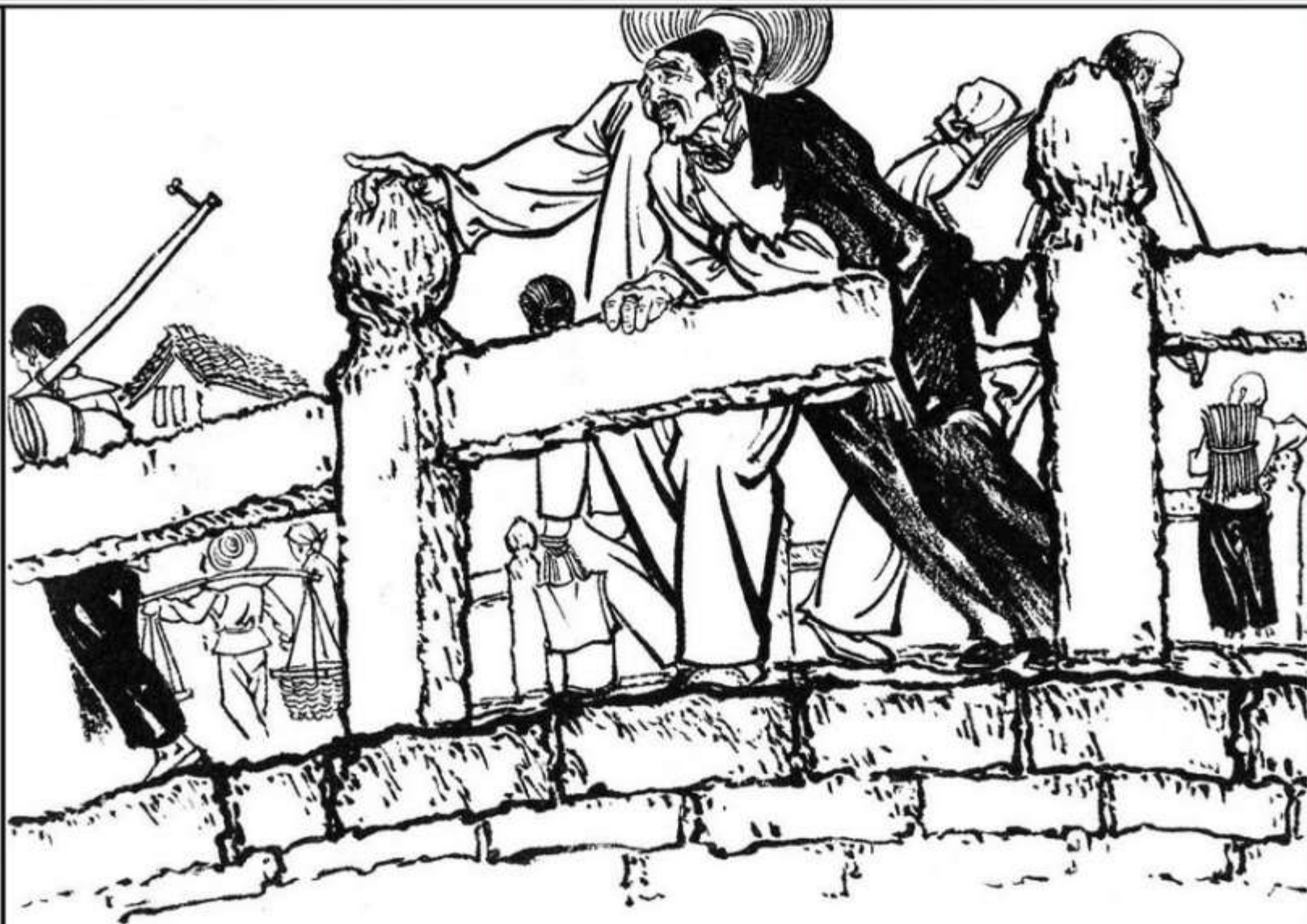


交完訂購化肥款，心裏對梁生寶說：『咱倆較量較量，看你小伙子能，還是我老漢能，你小伙子跑得快，我老漢走得慢，心裏也想把你跑得快的小伙子賽過去哩！』他心裏感到很舒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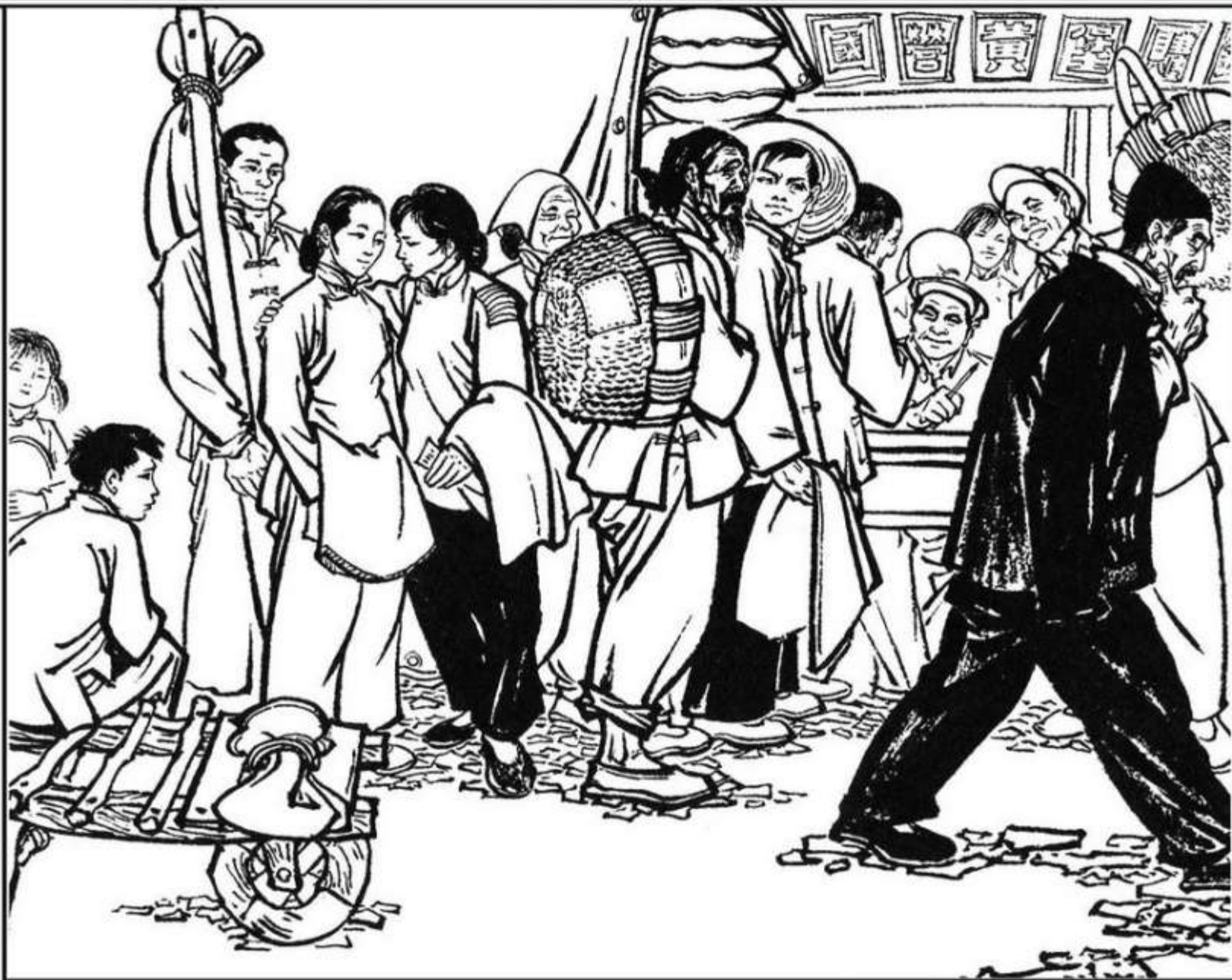


但到三月二十九日又出現了新形勢：糧食上市少了。他再三思量，相信自己不會辦錯事的。思量的結果是：工業人口增加，糧食需要增加了，還是長期性的呢。





有人神秘地告訴他：『今年夏忙后糧食要漲哩！』世富老大感激地不住點頭：『新社會盡出怪事，又沒戰爭，又沒遭災，糧食風快！』他開始注意到糧食市沒有十步長了。



遠路的糧客，把腦袋直接伸進富農和富裕中農的院裏去了。可是黃堡鎮購銷店門前，窮莊稼人排起隊來，依次買雜糧哩。郭世富心想：『政府到底看基本群眾親，市上沒糧了，就開官糧庫嘍。』





世富老大思量的結果：他決定不和生寶互助組較量了，他不能任性地賣糧食買肥料！他得對二十多口人的生活負着責任。不能聽姚世杰的慫恿，做出任性的事情。就是這，叫他梁生寶小伙子奔上一年吧！



富裕中農對當前的形勢，抱了這種態度，可是生寶互助組在農技員韓培生和歡喜的努力下，培育出『扁蒲秧』，已經有一寸高了。





韓培生對蛤蟆灘居民們也比較熟悉了。梁生寶互助組的幾戶人，更把他當作自己家裏頭的人一樣。再也沒有人生疏地叫他韓同志了，而叫他『老韓』了。



他帶來的幾張表明稻螟蟲、小麥吸漿蟲和玉米鑽心蟲，怎么由卵交蟲的彩色示意圖，挂在泥巴牆上，給梁生寶的住屋增添了科學和文化的氣氛。





有一天，韓培生回到草棚屋，發現他的枕巾突然洗干了。他睡覺的時候，發現壓在被窩底下的襪子不僅洗了，而且補了。他知道是生寶媽干的，心裏不由得親切地叫道：『老媽媽，謝謝你！』



生寶媽隔兩天單另給他做一頓面條吃。這却是原則問題了。春荒時節貧雇農的糧食困難。梁三老漢根本吃不到面條，才娃也只能吃他剩下的，老媽媽更是唇不沾邊了。這對韓培生簡直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。





一天中午，韓培生見案板上擺着面條，他認真地生氣了：『您要再這樣，我就搬到小學去住哩。』生寶媽說：『也好！你一天給俺四角錢，咱茅庵草舍，能給你啥吃呢？』有什麼辦法呢，培生噗哧笑了。



他和老媽媽商量：往后不要給他單另做面條吃；一定要給吃，就要給他吃的東西，隔些日子大伙兒在一起吃一頓。老媽媽口頭上同意了。





韓培生不僅被感動，而且深感自己責任很大，如果不做出突出的成績來，真是對不起黨，對不起人民哩。他希望在互助合作運動中經受考驗，成爲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。



對付梁大老漢和王瞎子，韓培生可真有點頭痛。王瞎子他是領教過了。他試圖向梁大老漢宣傳互助組是社會主義的萌芽。梁大老漢說：『不光是社會主義的『門』，還有邊牙哩，光想啃咱中農的骨頭哩。』





培生又做梁生祿的工作，建議生祿在『滿天星』秧床上扒開兩條一尺多寬的空行，便于拔草通風，也利于秧田管理。生祿笑着贊成，并按培生的指點辦了。



韓培生把這個進步表現告訴了歡喜，歡喜搖了搖頭：『那算啥進步，眼看是有利的事嘛，誰不情願！』韓培生耐心地教育歡喜：『不能拿貧農的覺悟程度要求中農。』





一天，韓培生來幫生祿拔秧床上的草。培生和生祿攀談起來：『你兄弟是共產黨員，你在村裏也應該給他爭光。歡喜說生榮來信老問互助組的事呢！』



生祿臉紅着用話岔開：『有啥法子呢？遭逢啥樣的老人，能由自己嗎？』韓培生說：『生寶他爹也扯腿！』生祿訥訥地說：『這話不該我說！』韓培生聽話品音，明白生祿想說：生寶不是他三叔親生子！





一天吃晌午飯，韓培生給老兩口宣傳怎么用機器犁地，用機器剪羊毛擠牛奶等等。老漢天真地問：『能用機器抱娃嗎？』韓培生和生寶媽都被逗笑了。



這時，忽聽得街門外棍子敲地的聲音。生寶媽說：『王瞎子來了。』梁三老漢正義地說：『甬理他，啥老人，拴拴和媳婦是兩棵嫩白菜，他是蚜蟲，非得把人家娃們叮干他才死哩！』





王瞎子摸進院來就倒在地上，放聲大哭：『咳咳咳！聽上你們寶娃的話，倒了霉啦！』生寶媽和韓培生急忙扶他，問他為什麼。王瞎子繼續大哭：『我就住……你們院，你們得養活我……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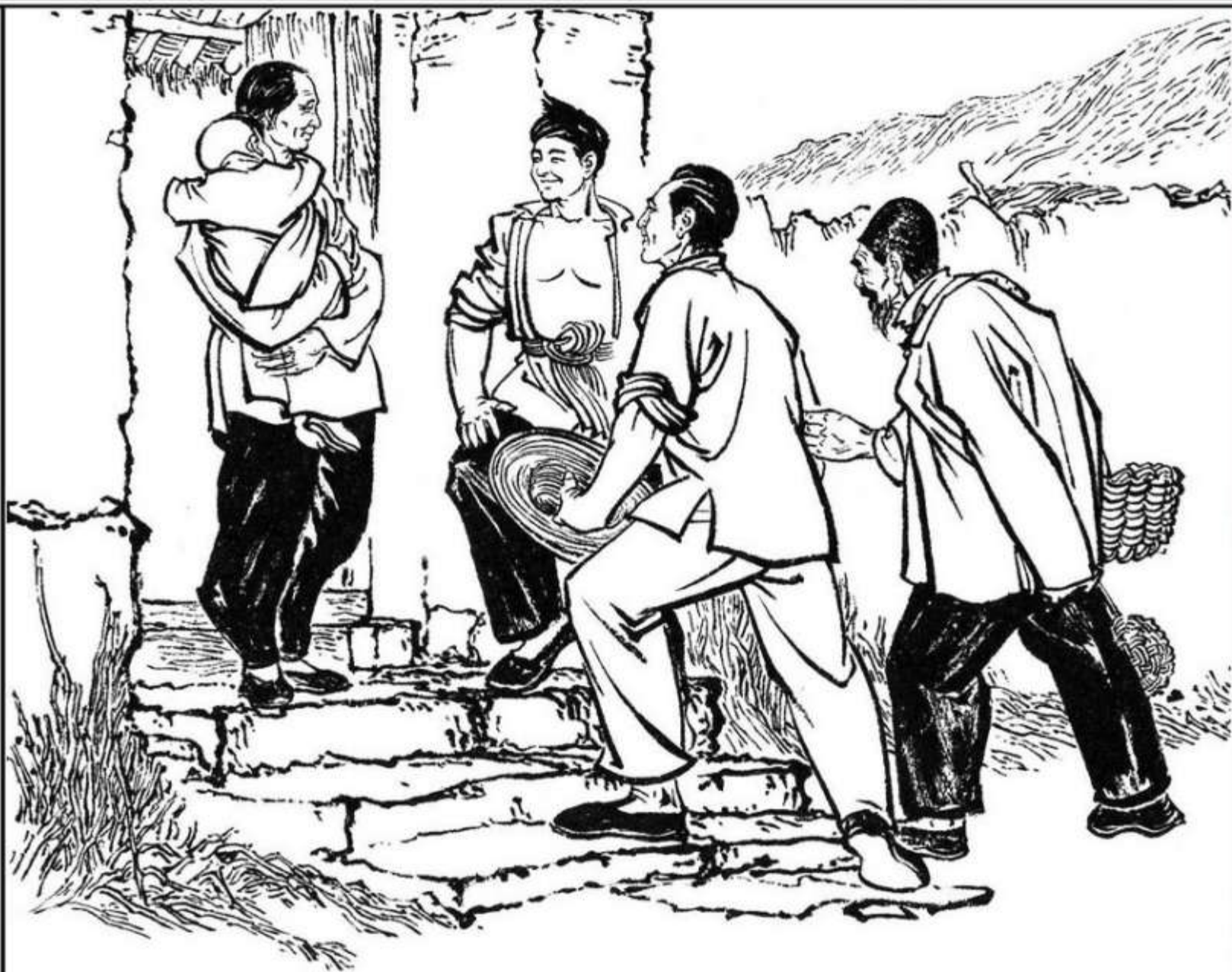


歡喜連說帶勸攙走瞎老漢，又回來征求農技員的意見。他要到苦菜灘去，看看到底出了什麼禍事。韓培生也想去。他們來不及做干糧，帶上幾天的干糧就動身走了。





生寶他媽，帶着才娃到鄉政府，去找盧支書。盧明昌過來安慰兩位老人，要他們不要鬧哄，不要驚慌，無論出了什麼禍事，都由黨和人民政府負責，並負責到底。生寶媽才放下心。



傍晚時光，歡喜和農技員喜眉笑眼地回來了。他們只到了湯河口，看到了高增福的『隊伍』裏頭的一個病號。他說：『拴拴只是竹荏扎了脚，化了膿，這時已經好了。』





盡管這樣，王瞎子第二天宣布堅決退組，等拴拴回來和富農搭伙種地。他不準備享新社會的福了。他害怕！拄棍要拄長的，結伴要結強的。他認為姚士杰的指頭比他生寶的胳膊粗等等。盡說些不堪入耳的言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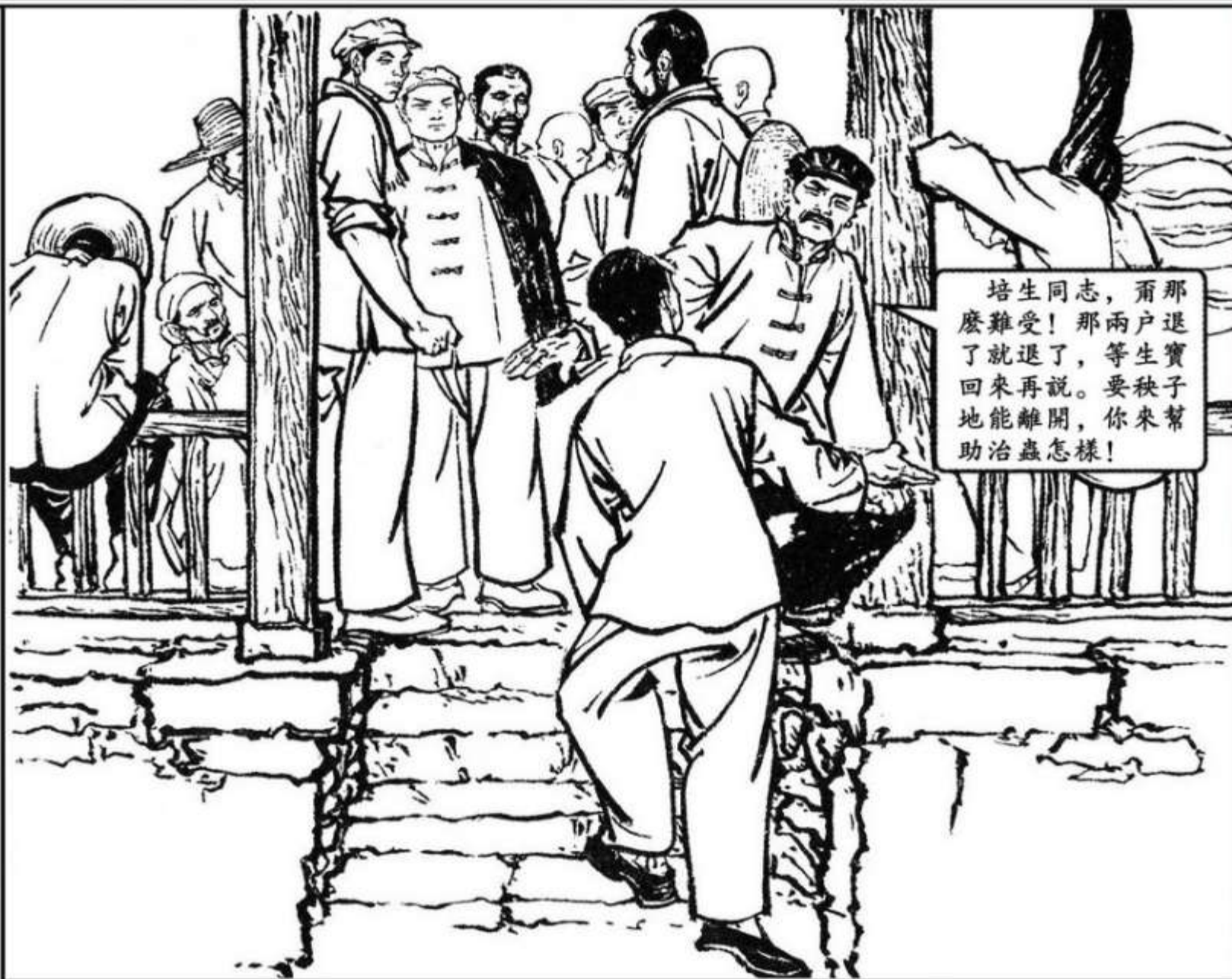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梁大老漢也宣布退組了。他到下堡村打聽搭伙種地的對象。他非常愉快地對人說：『拴拴退組了，俺還在互助組裏做啥哩？嗯！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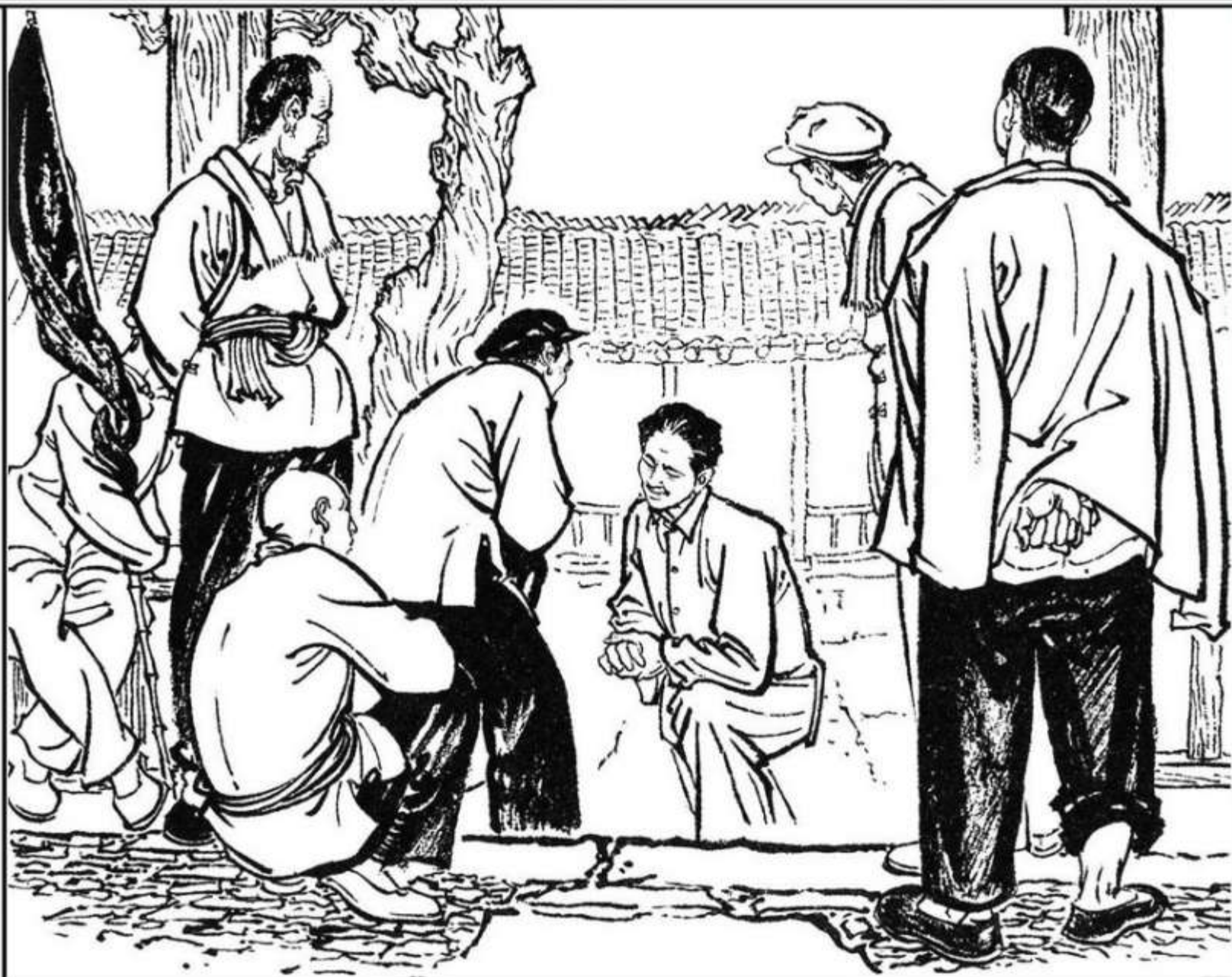
韓培生去找生祿，生祿假裝難受地嘆氣：『俺爹的脾氣我不敢惹，社會主義不是今日明日的事，爲國家事鬧得家裏雞犬不寧，在外頭的共產黨員怕不贊成。』培生氣憤地離開了這個陰陽人。





韓培生到鄉政府把分裂的情況向盧支書匯報了。他希望支書能去挽救這個分裂局面。支書正組織防治北原上麥田吸漿蟲工作，分不開身。但盧支書并不像他把生寶互助組的分裂看得那麼嚴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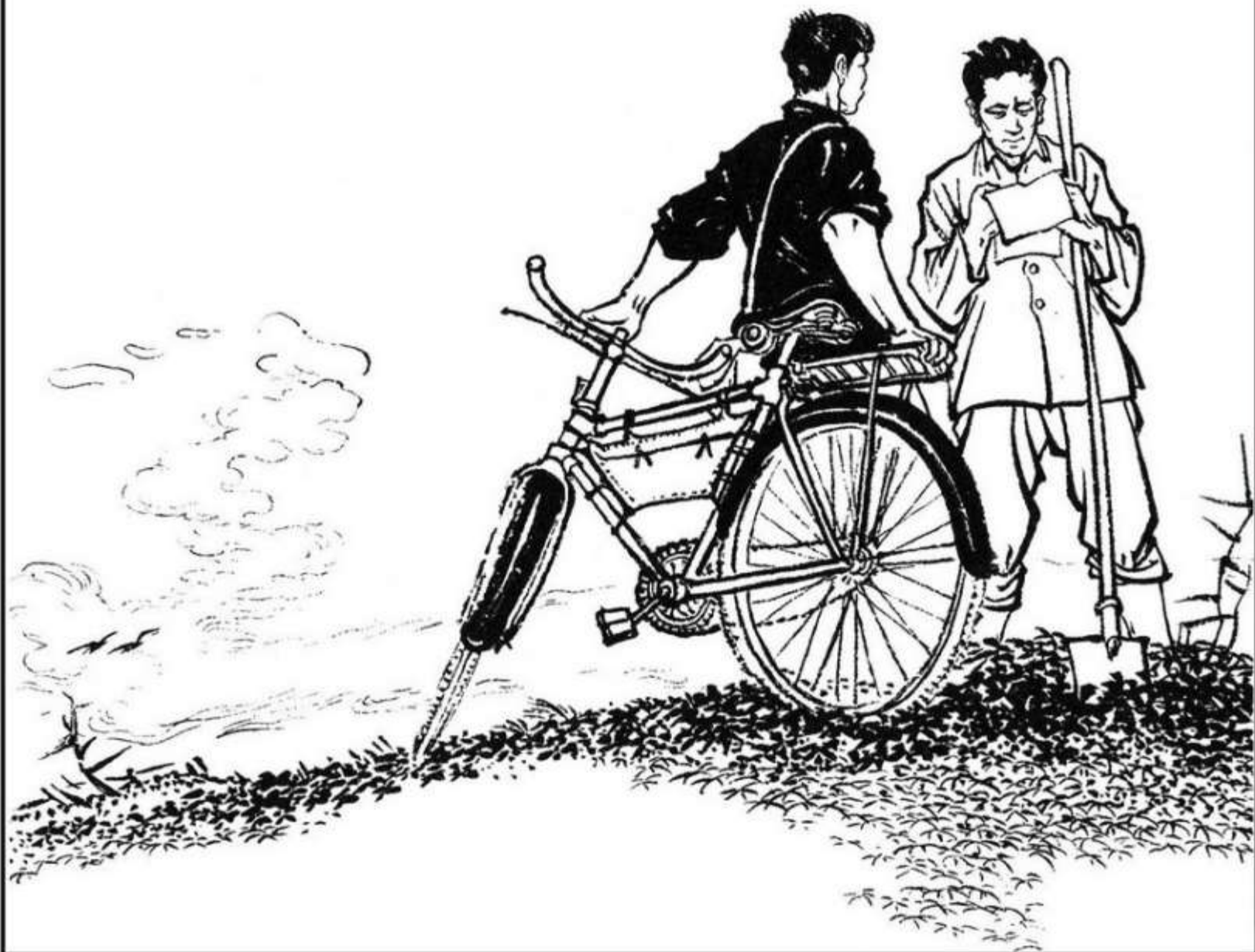


韓培生苦笑，說他離不開互助組，要離開得區委王書記的同意。他想去尋王書記匯報互助組的事。盧支書說：『甬去哩，東原上是防治吸漿蟲的重點，王書記親自督戰，你去講這個有啥用。』



培生回來看見歡喜一臉惱怒，生寶媽也是愁容滿面。兩戶人退組，使她老人家有一種對不起政府派來的農技員感覺。老漢獨自一人默默地搖頭，培生問老漢對這事有什么看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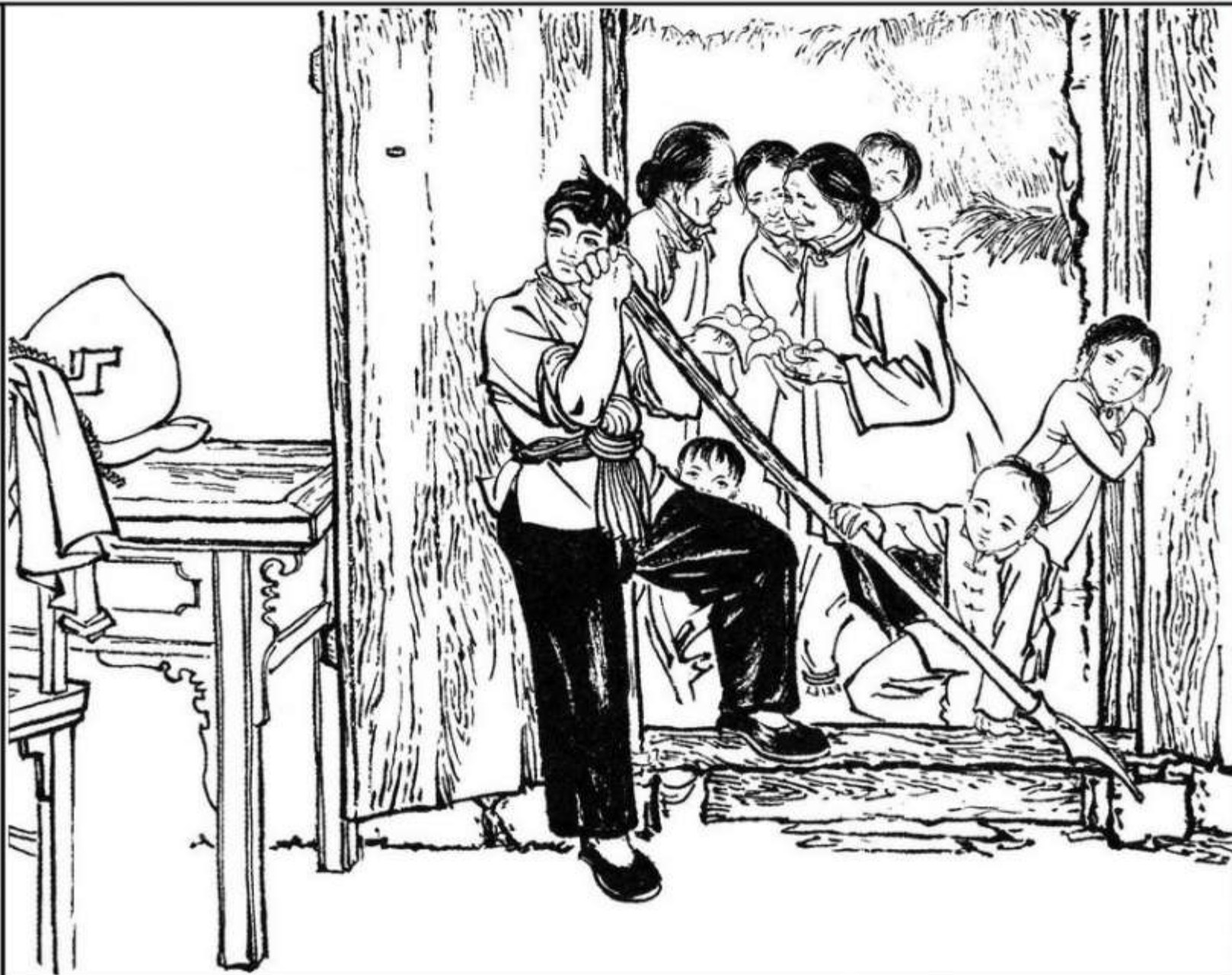


在互助組發生分裂后的第三天上午，韓培生突然接到王佐民書記的來信：叫他火速帶上行李，去石峪鄉參加治蟲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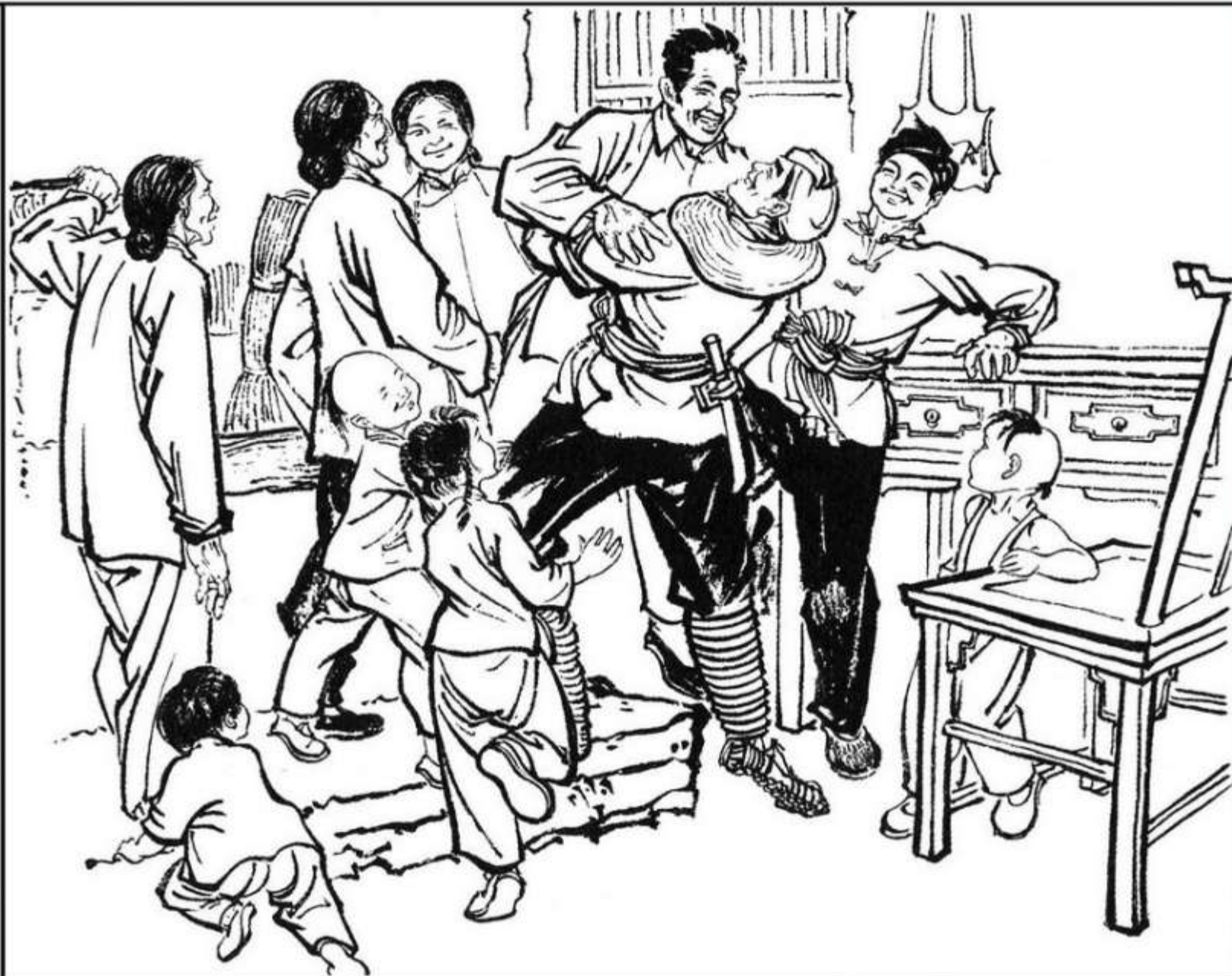


他必須盡快到工作緊急的地方去。他帶上信來找歡喜，說：『秧苗二寸高了。草也拔了，灰也撒了，水也不用常排了。現在光剩下防蟲一樣事了！』培生教給他防蟲的具體方法。





培生從秧田回來就捆行李起身。他要在黃昏前後，趕到石峪鄉參加戰鬥。生寶他媽、歡喜他媽和任老四婆娘，都到梁三老漢草棚院，來送農技員了。



韓培生正打行李，聽見有什麼人從街門口衝進來了。接着，外面喊：『韓同志！』韓培生剛剛折轉身來，生寶已經衝進屋，差點撞個滿懷。梁生寶把韓培生抱得兩腳離地了。





韓培生仔細打量生寶，只見他衣裳挂破，臉上有竹枝挂的傷痕，完全是一個山民打扮。韓培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激動過，他的眼睛濕潤了：共產黨員爲了人民事業，就有這樣大的勁呀！



生寶媽難過地說：『你爲互助組拼命，人家栓栓和生祿家退出去了！』生寶却平淡地說：『他們兩戶不情願哩，退出去倒好！』老媽媽一聽，破涕爲笑了。





韓培生見生寶這樣鎮定地處理互助組裏這麼大的事，深深受到震動。生寶繼續說：『要是我心裏沒底，那我就慌哩！我心裏有底，慌啥！他們下回再回組時就好辦了！』培生點頭：『對！對！』



生寶看見農技員的行李，奇怪地問：『要走嗎？』韓培生把王書記調他上石峪鄉的事一說，生寶說：『那就明早走，咱倆說一夜話嘛！在山裏頭想得你連青稞餅子也咽不下，嘻！走！看俺寶貝秧去。』





兩人親熱地向秧田走去。韓培生在這裏一個多月，他好像在人生途中跨進了一大步！在他身邊走的生寶，給他增強了對互助合作勝利的信念。這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給了他多少勇氣和力量啊！



培生望着青年和孩子對生寶的笑容，再看看生寶的堅強步伐，心裏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願望，一定爭取在互助合作運動中入黨，做一個共產黨員站在群眾之中，領着群眾前進！





他們來到秧田，扁蒲秧在蒸蒸日上，在向二人頻頻點頭，綠茸茸的一片，生寶像得了寶一樣，歡欣地拉培生蹲下來，向培生請教着，詢問着……



夜裏。生寶和培生說呀、講呀，直到天亮。生寶送培生上路，去參加緊急的戰鬥。培生望着生寶，他相信，生寶和他的互助組，會比扁蒲秧還要茁壯地生長起來。（全書完）





## 创业史 之四

原著：柳 青  
改编：陈铁英  
绘画：板 乔  
封面：董福章

出 版 人：刘子瑞  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 陈国英 季源业  
技术编辑：高 振

天津 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发行  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 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23283867  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 新华书店 经销  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mm 1/50 印张：2.72  
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：ISBN978-7-5305-3414-4 印数：1-3000